

群書治要

卷四

57X
26
47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老子 鶻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

以道治也

行不言之教

以身道之也

萬物作焉

各自動作

不辭

不辭謝而止之也

生而不有

元氣

生萬物

爲而不恃

道所施爲不恃

望其報也

島原秘藏

不尚賢

賢謂壯俗之賢者不貴之也

使民不爭

不爭功名反自然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也

不

見可欲

放鄭声遠羨人

使心不亂

不邪淫也

是以聖人之

治

說聖人治國猶治身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反樸守淳

使夫

知者不敢爲也

思慮深不輕言

爲無爲

不造作勤因循

則無

不治

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

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以萬物爲芻狗

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

聖人不仁

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

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嗜欲傷神財多累身

富貴而驕還

自遺咎

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

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

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

貪淫好色則貪精失明

五音令人耳聾

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之也

五味令人口爽

於五味則口妄言失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人精神好妄於道

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妨傷也難得

之貨謂金銀

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自辱也

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

之貨謂金銀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知

臣事質朴淳也

其次親之譽之

其德可見恩惠可見故親愛而譽之

次畏之

設刑法以治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君信不足以不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絕巧

絕巧棄利塞貪路也

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無邪私也

爲文不足

文不足以教民也

見素抱樸

抱素守真見其質朴少

私寡欲

曲則全

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

枉則直窪則盈

地窪下水流之地

人謙下歸之德

弊則新

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

少則得

自受少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

是以聖

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

是以聖人

不自見故明

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

不自是故

聖人不自爲是而非彰人故能彰顯於世

不自伐故有功

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

聖人不自矜故長大故能長久

不自矜故長大

聖人不自貴故能長久

不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天下貴與

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

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疾風

飄風

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

孰爲此者天地也

孰誰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况如

人欲爲暴率者乎

故從事於道人爲事當如

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

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

行之自是者不彰

自以爲是而非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

自

伐者無功

所爲輒自伐即失有功也

自矜者不長

好自矜好自矜者不以

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載

不制道大者無不載王居其一也

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極八

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

人法地

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宣

地法天

施而不求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清靜不言萬物自成

道法自然

道性自然

重爲輕根治身不重則失

入君不重則不尊

靜爲躁君不靜

入君不靜則失神

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
則失者疾時而王傷痛也

以身輕於天下疾時王奢輕則失臣王者輕其臣治身輕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殘傷故無棄物不賤石也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不善即以爲人師也

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不變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是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爲天秉和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則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溪則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前昭昭黑以喻默默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

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

爲天下谷

知已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

將欲取天下

欲爲天下主也

而爲之

欲以有爲治民也

吾見

其不得已

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頑濁人心惡多欲

天下

神器不可爲也

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則失其情實也

爲者敗之

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也

執者失也

強執之教之

生於詐偽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謂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

以道佐人主

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

不以兵強於天下

順天任德敵人自服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農事廢田不脩

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

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也

善者果而已

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也

不敢以取強焉

不敢以果敢取強大

之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

果而勿伐

當果敢推讓勿自矜大

自伐果而勿驕

當果敢欺勿以

果而勿強

果敢勿以爲強

以侵凌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

兵革者不善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 謂遭衰逢亂乃恬惔爲上 不貪土財

勝而不美 雖得勝不以爲利羨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也

羨得勝者是爲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

左生凶事上右 陰道殺也 偏

將軍處左

偏將軍卑而居陽

上將軍處右 上

以其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上右殺之人衆多

以悲哀泣之

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臣

戰勝則以

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

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

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

能知人好惡是智

自知者明

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

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

勝人者有力

能勝入者不過以威力也

勝者強

人能自勝已情欲則天無能與已爭者故爲強也

知足者

富人能知之爲足則意於道爲有

不失其所者久

人能自節養不失死

而不妄者壽

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

道常無爲無不爲

道以無爲爲常也

俟王而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

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已也

德經

上德不德

上德謂大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

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

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

是以無德

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

上德無爲

言法

道安靜無所改爲也

而無以爲

言無以名號爲也

下德爲之

言爲

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

言以爲已取名號

前識者道之華

不知而言知爲前識也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遇之始之人愚闇之唱而遇之始之人愚闇之唱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其厚

者處身不處其薄

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處其實

處忠信也

不處其華

言也

昔之得一者一無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

神得一以靈

言神

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

言谷得一故盈藤而不絕

萬物得

一以生

言萬物皆

須道生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言侯

王得一故能爲天無以清將恐裂

言天當有陰陽盡夜

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

言地無以寧將恐發

言地

將恐分裂不爲天也

言

當有高下剛柔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

言

神無以靈將恐

歇

言神當有王相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神

谷無以盈

將恐竭

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

萬物

無以生將恐滅

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

候

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沒於人將恐顛故貴必以賤爲本

言必欲尊貴

蹙失其位也

言必欲尊貴

當

以薄賤爲

侯

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高必以下爲基

言必欲尊貴當

以

下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

爲本

如車轂爲衆輜所湊也

侯王至尊貴能

非以賤爲本乎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孤寡不穀

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爲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

故物或損之而益之

引

不得推讓必還

或益之而損

夫增高者崩

人之所教

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也

我亦教人

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

去剛爲柔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者尚勢任力爲天所絕兵刃所

伐不得以命死也

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式之

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

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

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

能出入無間通神群生

不言之教

法道不言帥以身也

無爲之

益法道無爲治身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

天下希及之

法道不言帥以身也

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治無爲之治治身治國也

甚愛必大費

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過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

大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

之患知足不辱

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

知止不殆

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声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

可以長久

人能

知止足則福祿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減名歲譽如毀缺不備

其用不

弊

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

大盈若冲

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冲者

者

貴不敢驕富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

大直若

柔也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

大直若

屈

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示不敢見其能也

大辯若訥

大辯知無能清能靜則天下疑也如訥

者無口辯也

清靜以爲天下正能清能靜則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

時也

天下有道

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也

天下無道

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戰伐

不^止戎

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罪莫大於可欲

好濫色也

禍莫

大於不知足

富貴不能自禁止也

咎莫大於欲得

欲得人物

利且貪

故知足之常足矣

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

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

以已身知人身以已家知

人家所以見天下矣

不窺牖以見天道

天道與人道同人君清靜天氣同

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

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少入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

行而知不見而名

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

知外不爲而成

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足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

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

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人化之使善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人化之使信也信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爲而恃道所施爲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是謂玄德之道

報也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夷平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邪不平正朝甚除高臺榭官室脩田甚蕪農事廢不耕治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采好飾僞貴外華帶利劍尚剛強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不足時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非道也哉不知身死家破親戚井隨之也

入君所行如是北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

而引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

脩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爲

眞脩之於家其德乃餘

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

其德如是乃有餘慶脩之於鄉其德乃長

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

乃幼少其德如是脩之於國其德乃豐

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農厚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入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

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

天

下多忌諱而民稱貧

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

多則下詣相殆故貧也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者權也民多權

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不親故國家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

滋起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

法物

法好也琢好之物滋生彰著

滋彰盜賊多有

則農廢耕寒並至故盜賊多

有我無爲而民自化

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

我好靜而

民自正

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

徭役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

其政悶悶

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

其民醇醇

政教寬大

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於口聽於耳

其政察察

其政教忿疾言決於耳

民缺缺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禍兮福之所倚

倚因夫福

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禍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生無知其

窮極時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擥恐身煩則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精去也以道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則鬼不敢見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其鬼

不無精神耶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

不傷人

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

奧歲也道爲萬物之歲無所不容

善人之寶

也善人以道爲

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

也身寶不敢違

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

也知自悔卑下故爲天下貴

之所保倚也

遭患逢急猶

不覆濟恬然無

知自悔卑下故爲天下貴

爲故可爲天下貴

爲無爲無所造作

事無事除煩

味無味深思遠慮

爲故可爲天下貴

報怨以德脩道行善絕

事當於難

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

天下

易時未及成也

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

天下

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處謙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貳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依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未有形兆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時易謀止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着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

當以未有萌芽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其門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廢於自然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爲故無敗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人爲事常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解急

於色聖人

不貴難得之貨

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

學不

欲於德

學

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詠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

復衆人

之所過

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

以輔萬物

之自然

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萬物自然之牲也

而不敢爲焉

聖人

勤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

古之善爲道者

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

非以明民

非以

道教民明智奸巧將以愚之

將以道德教民使贊撲不詐偽也

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

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

以智治國國之

賊

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妾作威福爲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

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爲國之福也

江海

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

江海以下卑下故

衆流歸之若

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

言下之

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

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

先人而後已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聖人在民之上爲主不

以尊貴處下故民

戴仰不以爲重也處前而民不害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

明蔽後親之若父

母無有欲害之者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老子言我

有三寶抱持

一曰慈

愛百姓

二曰儉

賦斂若

於

而保倚之

已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執謙退不

慈故能勇

以慈仁故能

儉故能廣

身能

節儉故

民日用廣也

今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成器長謂得道人也

今

舍慈且勇

今世人舍慈仁但爲勇武

舍儉且廣

舍其儉約但爲奢泰

舍後且先

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死矣

所行如此

動入死道夫慈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也

用兵有言

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

吾不敢爲

主先舉兵也而爲客

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禍進閉門守城爲退也

莫大於輕敵

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軟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

敵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身欺輕敵家近喪身也

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哀者慈仁士率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老子言吾所言省

天下而易知約而易行

莫能知莫能行

惡人柔弱好剛強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

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閭不知我者稀

則我貴矣

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爲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

懷玉

被褐者薄外懷王者厚內也匿寶藏德爲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

不言而善

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

不召而自來

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

繚然而善謀

繚寬也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

若使民常畏死

當除已之所殘刻教民去利欲

奈何以死懼之

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

利以自生爲者是以輕死

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

夫唯無以

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

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

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

而不責

於人

但刻契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有德司契

有德之君官司契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

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

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

大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

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乏不勞也

猶以爲小儉約不

使民重死

君能爲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

不遠徙

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離其常處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清靜無爲不好出入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無怨惡於天下

甘其

食

甘其蔬食不甘其魚食百姓也

美其衣

羨其惡衣不貴五色

安其居

安其屋

茅茨不好

樂其俗

樂其質撲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

聲相聞

近也相去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

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

既以爲人

己愈有

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

天之道利

而不害

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

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鶻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後也道凡四替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

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人者以賢聖爲本賢聖以博選爲本博選者以五至爲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噫嘻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己主與役處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爲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爲醫乎已識必治

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鹿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

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間若扁鵲者鏗血脉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子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禦寇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

物職所宜

職主也生各有宜

然則天有所短地

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閭矣

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官也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

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違所

宜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故天地之道

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

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圓

靖躁理
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人

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達使辟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

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

善士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

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能棄善

使之治國

上且鈞平君下且逆乎民

必引君令其道不能弘道苟不弘則逆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

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憇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已故能無弃

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

以則分

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已愈有也

以賢臨人者未有得

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

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皈之也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

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賴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

勿已則

隰朋可

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群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能盡道故僅可耳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

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

理也

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里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奚用多爲文子曰吾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戕

殺之也

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

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譖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智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群詣之所逃用少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患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遊鼈鼈弗能

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

而况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善隱者也

詹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已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堯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于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

染於傅公幾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貞越勾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瑶染於智國中山尚染於魏義宗康染於唐鞅此六者所染不

當故國家残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

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爰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實

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將持祿遊者憂佼君脩法討臣臣攝而不敢咈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也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

當國必有殃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爲辟恠也故節於身論於身論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

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王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

溫清故作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鈞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僥倖而難治其君奢侈

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滛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偏視手不能偏摻口不能偏味冬

則凍冰夏則餕饘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凍餕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之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上足以用故歸之當今之王其舟車與

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為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子言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

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
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
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
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
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
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
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

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踈然則我不
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
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
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
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使下者
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
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
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
官服事以勞愛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
而民無恒賤有能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
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
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
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形法之治也然而莫知

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
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
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
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
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
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
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

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為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

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滛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為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文

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日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命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豈以為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

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可
悖哉士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
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
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